“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未来战场上的角逐，本质是敌我双方战斗力的生成释放角逐——

探寻战斗力生成释放科学路径

■吴思亮 赵士夯

战斗力的生成释放，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军事理论、军事科技、军事人才、军事管理等的建设水准。进入信息时代，作战理论、作战样式深刻改变，战斗力生成释放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打赢未来战争必须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探究信息时代战斗力生成释放特点规律，寻求战斗力生成释放科学路径。

坚持理技结合，让作战能力稳步提升

信息时代思想风雷激荡、知识海洋浩瀚无边，新理论不断涌现，军事技术持续创新。而在理论与技术之间，技术以理论为基础，理论靠技术去实践，两者日益表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众所周知，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都会引发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但技术一旦脱离理论指导，亦将走向“死胡同”。如同坦克这一曾经的新型武器，德军因为有了“闪击战”理论支撑而使得其大放异彩，而率先将其用于实战的英军因为没有先进作战理论指导却乏善可陈。

作为军事理论的核心，作战理论无疑也是一种战斗力。作战理论要发挥好对军事技术的牵引作用，就必须把准时代脉搏，始终挺立潮头，为战斗力生成释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当前首要的是正视作战理论与实践的反差，破除长期机械化、半机械化条件下作战理论造成的惯性思维，深刻感悟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的发展变化，不断深化新型作战样式和战法研究，在创新作战概念、作战理论的同时密切关注其与军事技术的契合点，强化作战理论的基础作用，发挥作战理论对战斗力生成释放的前瞻引领作用。

要有机融合两者优势，既不能过分夸大理论的作用，也不能武断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科学的态度是要在理论和技术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围绕指挥体制、武器装备、作战人才等搭建起贴近战争实际、适应作战样式的作战体系，实现两者螺旋式互促式发展，推进作战能力稳步提升。

坚持人装结合，让作战能量充分激发

能否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人”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而“人”作用发挥的大小，某种程度又取决于能否做好“人装合一”。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迅速落败，虽然有其作战理念、作战方法滞后于时代的因素，但伊军人员整体素质偏弱、训练不足，不能发挥武器装备最大效能的因素同样不容否认。

纵观世界军事发展进程，人装结合历来是克敌制胜的基础性要素，要适应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就必须培养一支能够熟练驾驭技术和装备的军事人才队伍。信息时代科技飞速发展，知识更新越来越快，战斗力生成释放越趋复杂，相应地军事人才的培塑往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周期。“一万小时定律”，说的是一万小时的锤炼是一个人从普通走向优秀的必要条件。军事人才尤其是军官培养，则更是艰巨的战争准备。可以说，各类军事人才只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艰辛的实践历练，才能具备过硬综合能力，才能应对未来战争严峻挑战。

信息技术发展越成熟、运用越广泛，武器装备科技含量越高，对作战人员的标准要求就越严。既要有忠诚的政治品格、强烈的联合意识、顽强的战斗精神，还要具备建立在熟练驾驭现代武器装备基础上的良好信息素养、过硬作战素养。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作战资源、力量的全面整合，才能为战斗力的生成释放提供可靠支持。唯有把握信息时代战斗力生成释放要素多样、过程复杂的特性，进一步突出军事人才的专业化训练，全力加强岗位实践历练，培养和提升其综合素养、尚武精神，方能不断适应未来战争对人才的要求。

坚持平战结合，让作战训练有机耦合

未来仗怎么打，今天兵就怎么练，只有坚持把战与训当成一个有机整体统筹把握，作战能力建设才能稳步推进。坚持平战结合，构建新时代战训耦合新格局，涉及多方因素，首要的是完成理念的转换。要清醒认识平战结合、战训耦合促进战训深度铰链、高度关联的重要意义，坚持用战的观念谋划训练、以战的模式组织训练、用战的标准检验训练，以此破解军事训练领域的顽瘴痼疾，真正实现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只有坚持作战和训练一体化，搭起“战”“建”互通的桥梁，在高频率敌情处置、高强度应对行动、常态化博弈较量中，实现训练能力向战场能力转变提升，确保部队始终处于战备状态，才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要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紧密对标对表与作战环境的契合度、对作战需求的支撑度。坚持用打仗牵引、用打仗倒逼、用打仗检验、用打仗促进，为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益提供有力保证，在训练实践中有效提升遂行使命任务的能力。要恪守科学规律，遵循“使命任务—作战能力—军事训练”的逻辑链路，按照使命任务确定训练课题，按照作战行动确定训练内容，按照作战编组确定训练编组，按照战场环境确定训练环境，按照指挥方式确定训练模式，按照作战能力确定训练标准，以作战需求牵引军事训练，最大限度缩小训练与实战的差距。

坚持软硬结合，让作战力量充分融合

工业时代，战斗力强弱往往通过机动、火力、防护等参数来反映。从一定角度看，军队的机动力、火力和防护力越强，战斗力水平往往越高。信息时代，基于信息及信息技术衍生出的信息力，以指数级方式改变着战斗力的衡量标准，信息力作为战斗力倍增器的功能凸显。当前，工业时代的相关指标虽然仍具有重要意义，但战争资源和战斗力生成释放方式的深刻变化，强制性地把信息力推上了信息化战场舞台中心，使之成为衡量战斗力的核心指标。但是，我们绝不能据此认为单凭信息力就可以包打天下。信息时代，固然要强调深度开发信息技术进一步提升信息力，谋取信息优势、抢占信息空间，同样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是，传统“看家本领”不仅不能丢还应进一步加强，要通过相关技术的创新突破不断增强部队的机动力、火力、防护力等。

坚持软硬结合，实现力量融合、科学布势是赢得现代战争的关键环节。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催生的网络信息体系深刻影响着战斗力生成释放样式，信息技术的广泛介入也使得战场态势日益透明、物资保障运行有序，“看得清、联得上、打得准”已经成为获得战场主动的重要标志。战斗力效能的发挥不再是各要素单元效能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信息力的链接下各要素单元相互作用、有机融合、优势互补上的整体发力。可以说，“软硬”力量的结合度决定了作战指挥系统、情报侦察系统、火力打击系统、综合保障系统等的融合水平，关乎战斗力生成释放效能和战局根本走向。

坚持军地结合，让作战潜力集约释放

透析近年来几场局部战争，不难看出现代战争不仅呈现高消耗、高技术、高依赖的鲜明特点，更是战略博弈错综复杂、多手段混合运用、新质新域综合斗争的体系对抗，小打大备、小行动大动员、小战争大保障已得到广泛认同。对抗看似直接表现于军事上，实则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后盾。从这个角度说，只有以国家整体资源为依托，军民密切协作，军队才能获得成本最经济、来源最稳定和最具可持续性的物质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体系作战能力，制胜未来战场。

实践业已表明，军民协作、军地协同在武器研制、人才培养、后装保障等方面地位显著，在战斗力生成释放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信息时代，军队作战能力的生成释放，涉及的资源几乎覆盖国家各方战略资源，军与民之间、军事装备与民用产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交集越来越多。尤其是大数据、纳米技术、无人智能、激光动能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更对武器装备、作战理念、作战样式等带来巨大冲击。军民技术上的渗透性、产品上的互通性、需求上的兼容性、标准上的通用性，使军民两大领域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愈加明显。从这个角度看，只有以更加宽广开放的战略视野，军地携手，汇集军事专家、系统工程专家、技术专家、软件专家和作战人员的智慧，才能把准战争脉搏、占据作战主动。

请扫描二维码 延伸阅读

群策集

浅议作战概念的创新应用

■陈文超 郭利生 张铁强

●作战概念是针对某一特定作战问题进行的理性思考和前瞻设计。提高作战概念的可行性、可靠性和先进性，有力推动战略构想落实落地，才能赢得未来战场主动权

作战概念是针对某一特定作战问题进行的理性思考和前瞻设计。作战概念创新必须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哪里存在作战问题，作战概念创新的关注点就应瞄向哪里；哪里作战问题最紧迫、最突出、最严重，作战概念创新的重点就应放在哪里。唯如此才能提高作战概念的可行性、可靠性和先进性，有力推动战略构想落实落地。

充分预想敌方威胁。作战概念创新源于敌方威胁。对敌方威胁预想越充分、越全面、越深入，提出的作战问题才能越有分量、越有价值。要认清国际战略博弈、战略摩擦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充分预想敌方可能采取的战略手段；要把握当前战争形态向智能化加速演进的趋势，充分预想敌方可能采取的颠覆性作战样式；要把握联合作战新特点新规律，充分预想可能遇到的异常艰难困境。

准确提出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对作战进程和结局具有决定性意义。抓住了关键问题，就牵住了作战概念创新的“牛鼻子”，一旦解决就能产生“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效果。要立足战略全局综合考量关键问题，着眼形势发展科学预见关键问题；要抓住战略枢纽提出战役关键问题，抓住战役枢纽提出战斗关键问题。辽沈战役前，毛泽东同志就曾敏锐地发现锦州是战役关键所在。果然，锦州一解放，长春和沈阳两问题便“迎刃而解”。

创新谋划制胜策略。从整体看个体、从功能看结构、从关联看节点、从影响看价值，深入剖析敌方软肋要害，深度挖掘自身潜力优势，前瞻构想“理技融合、战技结合、奇正结合”的最优化制胜策略集、作战场景图和基本战法库。敏锐捕捉对手防御漏洞，多路径、多领域、多区域隐蔽穿透，变战略内线作战为战略外线作战；精确预判对手进攻顶点，抓住其漏洞及时打击；紧紧围绕对手体系关键枢纽，实施多元一体融合攻击。

具象设计行动要点。行动要点是制胜策略的具象描述，也是将作战概念推向部队的纽带和抓手。只有善于运用准确严谨、简明扼要、形象鲜活的语言加以凝练，才能易于广大官兵理解消化，才能产生巨大的群众效应。着眼开局、控局和收局无缝衔接，贯通设计作战阶段行动要点。着眼主要作战区、协同作战区等区域相互联动配合，关联设计作战空间行动要点。着眼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等作战域互补增益，融合设计作战领域和要素行动要点。

精细开发关键能力。作战实践是一项系统工程。越是大规模、高烈度、技术复杂的作战行动，越是需要运用工程化思维进行精细化的开发设计。以实现作战体系“功能涌现”为目标，以锻造颠覆性、战略性、基础性作战能力为重心，坚持作战牵引与技术推动相结合、未来期望与现实条件相结合、自上而下设计与自下而上实现相结合、宏观定性描述与具体定量分析相结合，统筹设计主要作战方向和次要作战方向能力需求、主导性作战与支援性作战能力需求、新型领域作战与传统领域作战能力需求，按照“重塑能力架构—优化能力量纲—集成能力条目—细化能力清单”的基本思路，精细开发模块化、规范化、标准化的作战能力组件库，清晰绘制作战能力谱系图。

配套提供建设举措。坚持“作战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构建“能力—项目”的映射关系和需求矩阵。可以按照“聚焦体系、统分结合、协同展开、梯次接续、压茬推进”的开发理念，一体统筹、同步提出武器装备、战场设施、教育训练、综合保障等领域推进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和项目库，最大程度提高作战概念科学性、完整性和先进性，最大限度缩短作战概念转化周期、成熟周期和迭代周期。

透视作战理论世界性

■杜燕波

挑灯看剑

任何一种先进军事理论，既要顺应世界大势，又要符合本国国情。因此，它必须同时符合两种基本属性——世界性和民族性。这两个基本属性构成一个辩证的矛盾统一体。如果脱离本国的民族属性，而一味地追求立于世界潮头，那么再先进的军事理论也会遭遇水土不服，甚至夭折；相反，如果对世界发展大势视而不见，军事理论就会落后于人，陷入被动挨打。

认知作战理论的时代科技性。一支军队要跟上时代步伐，就要积极适应战争形态演变。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告诉我们，战争形态根本上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科学技术又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并且通常首先运用于战争。这就产生了一种现象：某一历史时期的作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及由此发明的先进武器装备决定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随着坦克这种“陆战之王”的出现，再加上新出现的飞机开辟了天空这一战争的“第三维度”，那种利于防守的战争样态很快被彻底打破，大范围迂回包抄的歼灭战成为各方追求的主要作战方式，出现了机械化作战理论。当前信息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加速发展，战争形态也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转型，信息化智能化作战理论成为军事理论前沿。

看到作战理论的内在趋同性。军事理论属于一门科学，而科学是客观的、没有国界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军事理论的发展演化主要是由物质技术基础决定的，因而同时代作战理论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区别。固然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军队可以根据自身的物质技术基础选择不同的战略战术，但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如果不着眼于运用先进国防科技构建本国的军事体系和军事理论，那么它在一旦发生的战争中便会落入强敌的降维打击之下。以机械化战争形态为例，“装甲战理论”“大纵深战役理论”“闪电战理论”以及“空地一体战理论”等，尽管叫法不一样，但本质内涵都是关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以飞机、坦克为主的机械化兵力兵器的作战效能的军事理论。基于同样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时空，这种追求作战效能最大化的“最优解”一定是趋同的。这就决定了作战理论的趋同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战争形态。

抓好作战理论的辩证融合性。在世界军事革命中，先进作战理论往往会与某个国家长久形成的军事传统表现出极不适应的错位现象。如何实现世界先进作战理论同本国军事传统的成功嫁接？显然，这就需要兼顾世界性和民族性，把时代的“科技之光”与传统的“活的灵魂”相融合。一方面要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步伐，加快推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本国军事传统，注重结合国情军情。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辅相成、互促互进、相得益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如何实现世界先进军事理论同本国军事传统之间的成功嫁接，不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对世界一切先进军事理论持一种开放态度，正视它、解剖它、研究它、吸收它，才能赢得主动。

把准步兵融入联合作战的任务定位

■许东北

谈兵论道

●在“无战不联”“无联不胜”的现代战争中，只有把准步兵融入联合作战的任务定位，才能校准融入的目标和方向，把握问题基点，从而使步兵在联合作战战场上释放更大潜能

步兵融入联合作战，指在联合作战体系架构下，以指挥信息系统为平台，根据联合作战需求和步兵作战任务，及时对接指挥关系，合理区分作战行动和保障路径，以实现步兵作战与联合作战之间的无缝对接。步兵作为陆军主战兵种，其使命任务通常既包含作战任务，又包含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既包含在联合作战背景下遂行任务，又包含在军种内或单兵种独立遂行任务。根据联合作战需求及其兵种固有特质，步兵在联合作战中通常可担负歼敌、夺地、破体、控要、牵敌、塑势等作战任务。

近战歼敌有生力量，即歼敌。联合作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可采取火力打、兵力杀，远程击、近程歼，空中炸、地面围等手段，由于步兵持有轻武器，善于近战歼敌，并且机动灵活，适应性强，是直达战场、一线冲锋的优选力量。因此，近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是步兵在联合作战体系内的首要任务。即在其他军兵种力量的支援配合下，发挥夜战、近战和灵活机动的特长，歼灭或击杀据守之敌；歼灭或驱逐入侵进犯之敌；歼灭或围捕渗透、空（机）降之敌等。

夺控指定地区与目标，即夺地。夺地是达成联合作战目的的关键。从各军兵种的作战特点可知，步兵是实现对某一地区或重要目标实施占领控制的不可替代力量，也是其在联合作战中的重要任务。一方面，要根据各个战略方向需要和联合作战目的，适时创造和抓住有利战机，灵活运用迂回、穿插、分割、袭击、牵制、阻滞、反击等战法，对预定夺占的重要地区或目标实施快速、猛烈的兵力攻击；另一方面，要以兵力、火力、阵地和障碍物相结合，采取区域控制、要点坚守、反空（机）降、反突（冲）击等作战样式，阻止敌人反击和进攻，大量消耗敌作战资源，控守已夺地区或目标。

破击敌人战斗体系，即破体。未来联合作战，“体系破击”已成为联合制胜的基本途径。即在陆、海、空、天、电、网、认知等领域找准敌之要害，发动一系列强有力的联合作战行动瘫体毁能。当前，在联合作战体系下，步兵的使命任务正呈现出由集中兵力打“堂堂之战”向大体系支撑下的精兵作战转变，“点穴”“破体”成为步兵在联合作战中的任务之一。其中包括在其他参战军兵种的支援配合下，搭乘直升机及其他输送工具，实施机降战斗、特种战斗或穿插迂回战斗，在关键的时间、地点和重要方向，以快速精确的机动能力、侦打一体的破袭能力，袭击重要目标，夺控要点要域，打击关键节点，迅速达成作战目的等。

防卫重要目标和地区，即控要。联合作战主要包括联合侦察监视、火力打击、兵力突击、网电作战、特种作战、防卫作战、反无人作战等行动。其中，联合防卫作战行动，是运用多种作战力量和手段，抵御敌袭击、袭扰、破坏，保卫重要地区、重要目标安全的行动。而步兵是遂行联合防卫作战行动任务的重要兵种。任务包括在联合作战编成内，警戒防卫重要城市、指挥机构、交通枢纽、保障基地等战略战役要地和目标，综合运用多种战术、技术措施，有效打击恐怖破坏活动，防敌空中打击、地面特种袭击、水面水下袭扰、网络信息攻击等，掩护联合作战部署安全，粉碎敌作战企图，为保障联合作战顺利实施创造条件。

策应保障主要行动，即牵敌。由于联合作战的力量多元、空间多维、行动多样、环境多变，在不同作战方向、作战阶段（时节）和作战领域将由不同的军兵种担任“主角”，而且主次转换频繁。步兵作为联合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随时准备当好“配角”。具体包括当处于次要方向、位于次要领域、担负次要力量时，需要以主要作战方向、力量和行动为核心，组织实施兵力机动、突击、阻击和反击，牵制敌作战力量和行动，策应其他主要作战方向的行动，保障后续力量及其他军兵种展开与打击；当处于联合作战的后方部署时，组织实施服务性活动，担负目标警卫、物资运输、抢救抢修等支前保障任务。

参与塑造战场态势，即塑势。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塑造有利战场态势，是联合作战的首要目标。而步兵“轻便灵活、反应快速，全域适应、多能高效”等鲜明特质，在塑造态势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参与塑造战场态势是步兵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包括在联合作战体系内，以网络化信息系统为纽带，达成作战效能适时精确聚合，遂行军事威慑、机动造势、快速布势、封锁监控、佯动欺骗等任务，积极创造和捕捉战机，为塑造有利态势、取得联合作战主动权提供行动支撑。